

編後語

一月中旬，本期編排定稿，恰逢波斯灣鏖戰，莫斯科出兵立陶宛和拉脫維亞，不同的政治力量訴諸槍炮對話。這正如劉述先所說，歷史沒有也不可能終結。韋政通談到中國「多元化的統一」的夢想，只有憑理性才可能實現。甘陽則大膽提出，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追求的「民主與科學」目標，只有遵循「自由與秩序」的非政治化路向才能達到，亦惟有如此，中國才能擺脫暴亂與專制的惡性循環。

本期「百年中國」有五篇文章。胡成、李林、朱英討論中國近代社會性質與轉化中的現象。金耀基從社會學理論高度分析了中國傳統社會發展為現代國家的有關問題。與甘陽的短論相互呼應，林崗對激進主義做出檢討。本刊發表李歐梵「哈維爾的啟示」後，引起大陸讀者廣泛興趣，於是有「再論」。由海外學者來評大陸著作，並引發香港人關切的法律問題，翁松燃的書評寫得深入淺出。

舒衡哲將其正在寫作的英文專著中的精彩部分，先供我刊發表。本世紀法西斯對猶太人滅種性的大屠殺，中國文化大革命對人的殘害，是最慘烈的兩場浩劫。圍繞上述背景，舒衡哲生動地比較了中國人和猶太人的歷史記憶。儘管她的比較可能引起不同看法，但這種文化比較的思考角度無疑是深具啟發性的。

「批評與回應」一欄，圍繞本刊發表過的文章，引發辯論，深化我們對問題的認識。林毓生回應孫隆基的長文正是如此。我們可以看到他對《中國意識的危機》一書中的觀點，作出更深入和更清晰的闡述。例如，中國五四時期整體主義的反傳統主義的特性，及其與傳統中國的道德文化及政治秩序的關係，都是令人感興趣的問題。由於這本書在大陸學術界影響很大，並引起過爭論，所以我們相信林毓生的回應文章，會引起進一步的討論。